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九十九

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一月。辛丑。福州

李鶴年。福建巡撫王凱泰奏。竊臣鶴年於同治十三年十

月初七日。在泉州府防次。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九月二十

日。奉

上諭。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上海新聞紙刊刻本年三月二

十九日密寄沈葆楨等諭旨。請飭查究等因。欽此。跪聆之下。惶

悚莫名。查此案前於七月間。欽奉六月二十日

諭旨。沈葆楨等片奏。近聞香港新聞紙。將該大臣等四月十九日

奏片刊刻等語等因。欽此。欽遵在案。伏查閩省洋務。向由督臣

主槀○臣鶴年到任後○凡洋務密件○皆由信函往來○不經書

吏之手○遇有要事○與臣煜○臣凱泰函商辦理○非但新聞紙

不能道其隻字○即同城司道○不經管洋務者○亦未嘗得聞

其詳○惟與外國官員照會○彼此皆知○無所用其機密○此外

臣等所奉

密諭○及各處鈔寄密摺密函○皆係內署封存○秘之又秘○並無一字

外播者○此臣等衙門辦理洋務密件之實在情形也○及先

後接到李宗羲來咨○並沈葆楨鈔寄摺槀○始知前項密件○

有刊入香港新聞紙者○殊深詫異○當即購到閱看○所有三

月二十九日

諭旨。及四月十九日奏片。均列在一紙。其係同時流播。已可概見。若不確究主名。恐此風仍難禁絕。隨即派委同知文紹榮前往香港密查所刊前件。畢竟得自何處。傳自何人。以期水落石出。旋據該員稟稱。查香港華字月報。發端於德臣洋行之新聞紙館。平日京報等件。俱具首錄。詢諸該館西人。以為出自主筆之人。續查出主筆陳賢。即陳蘐亭。廣東新會縣屬潮連司人。自幼入天主教。於六月間已到福建。而停留福建何處。當時再三追求。無從得實等情。具稟前來。飭據該員回省面稱。訪聞陳賢即陳蘐亭。現在臺灣府城等語。正在查辦間。欽奉此次

諭旨。臣等現復密咨廣東撫臣。並檄臺灣道。福州府。檄查根究。俟

查有陳賢下落。獲案訊究洩漏根由。另行具奏。

硃批。該衙門知道。

壬寅。升任兩廣總督英翰。安徽巡撫裕祿奏。竊臣等恭奉

九月二十七日

密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海防亟宜密籌。將緊要應辦事宜。撮

欽敘條。請飭詳議一摺等因。欽此。伏查海防本為今日全局第

一要務。溯自庚申以後。各省或因腹地未靖。兵力被分。或

因協款過多。餉力較絀。是以各求戒備之策。而尚未臻久

遠之謀。以致小醜跳梁。上勞

廑慮。今幸詞窮理絀。暫就範圍。正.是事機萬緊之時。宜圖奮發振

興之計。恭奉

密諭垂詢。凡在臣工。應如何振刷精神。妥籌熟議。以策實效。竊維

自古制敵之要。不外戰守兩端。而戰守之機。尤在審度彼我情形。以為經畫。有專利於戰者。外洋窺中國之情形也。有專利於守者。中國禦外洋之情形也。有以戰為守者。外海口岸之情形也。有以守為戰者。長江防務之情形也。長江地亙五省。而皖鄂為居中門戶。海口有事。則金陵首當其衝。皖鄂與上游。亦同受其患。是以言江防者。未先籌戰宜先籌守。防江口。即所以防金陵。固金陵。即所以固皖鄂。

合上下游之力。以固長江。則財力易集。合長江之力。以防

海口。則事機易赴。此臣英翰歷陳防江宜通力合作。總總

之見。正為此也。但使各疆臣竭羣策羣力之用。為可久可

大之圖。不避疑難。不存畛域。同心勠力。積久弗懈。仰體

皇上乾行不息之心。共持堅卓自強之局。所以籌防者在此。所以

持久者亦在此。臣等皆官皖有年。長江情形。略知一二。謹

就耳目所及。併各條內應辦事宜。有居最要者。有應行并

籌者。謹擬列先後次序。約陳三條。據實密奏。誠不敢謂一

得之見。遂中事理。然審度時勢。竊謂用人籌餉二條。尚屬

著實。即練兵備器造船一條。雖僅就長江而言。亦期能言

能行。未敢空談塞責。應懇

天恩。俯賜飭通商中外全局。悉心妥議。以臻盡善。聽候

聖明採擇施行。

酌擬防務應辦緊要事宜

一擬因才器使。破格用人也。自來有治人。始有治法。惟有破格用人。方足以見成功而責實效。特人才不同。用之者亦必因才制宜。始收指臂之助。非但統將內善戰者不必善守。習水者不必習陸。未可相强。即通籌並計。籌餉有籌餉之能。治軍有治軍之略。其心思謀慮措置施為。亦各具專長。用之得宜。則世無棄才。用不得當。則立形竭蹶。固須

慎之於始。尤須力責其成。除統兵重臣。出自
特簡。非臣下所敢妄擬。其餘需用之才。擬請
旨飭令中外大臣督撫。就平日真知灼見之人。切實保奏。內而卿
貳部曹。外而大小文武。不論資格。不限官階。但係才具出
衆。確實可靠者。一一出具切考。某人知兵事。可膺將領之
選。某人善籌畫。可膺理財之任。或熟悉洋情。能測虛實。或
諳練機器。能精製造。其現在旗綠勇隊各營。將領中某人
善守。某人可以獨當一面。某人僅能分守一隅。均將所能
據實密陳。聽候
簡擇錄用。如果確係真才能任艱鉅者。

准予破格拔擢。以勵軍倫。儻有才不勝任之員。除公罪處分外。其犯有貪私劣蹟者。即將原保官員一併治罪。以昭儆戒。如此切實辦理。庶真才可出。冀收得人之效。

一擬籌有着鉅款。以符原奏籌餉之效也。自來理財之法。不外盡人事籌地利二端。而盡人事於招徠。不若盡人事於固有。籌地利於創造。不若籌地利於自然。至今日而求一應急經久之捷法。以收自然固有之大利。以臣等愚見。含加收鹽釐一案。別無可圖。蓋鹽釐一項。產於地者經久不竭。取於民者為數甚少。而濟於公者其利最大。近日如絲茶等項。何嘗不為中國之利。然皆產自一隅。售之外洋。

出產偏歉。外洋不售。則銷路立竭。是以近年已有壅滯之勢。鹽利則為中國自生自運之利。通計沿江沿海產鹽數省。雖綱票情形各殊。盈絀亦難一致。然場竈所出。與民食所用。則自肅清以後。有增無減。可以按省數計。而其係於民食。則如水火之賴以生活。尤為日用之不可少。即以兩淮一處而論。自曾國藩定章另辦以來。每年淮南之兩皖湘楚四岸。共約銷三十六七萬引。每引八包。每包計八十斤。皆係按引抽收釐銀。淮北共約銷二十九萬餘引。每引四包。每包百餘斤。皆係按包抽收釐錢。其淮南所抽銀數。各岸多寡不同。淮北所收錢數。則均按每包一千文為准。

當時定章之始○皆就至為減少者酌定○彼時原以示體恤
而廣招徠○又慮川浙等處鄰私之侵越○是以未能加多○近
則商販日衆○較之兵燹以前○行鹽者無不收獲厚利○若就
兩淮現在南北引鹽○按包加收○每八十斤一包者○加收八
百文○每百餘斤一包者○加收一千文○計每斤均加十文○每
歲實可加收錢三百四五十萬串○約合銀一百七八十萬
兩○以一處計之○利已如此○以各省計之○利更可知○臣再四
熟思○似實為籌餉之要計○擬請專設海防鹽釐一項○即由
兩淮先行開辦○除原有釐金○仍照舊抽收外○每斤加收十
文○專備防務要需○其各省鹽務情形○雖有不同○而食鹽則

一○亦擬請一律照辦○統計每歲總不止數百萬金○取於民者甚少○濟於公者甚鉅○果能認真舉辦○三年之內○治兵造端○當不至於缺乏○雖然利之所在○散則不覺○聚則生怨○且等明知此議一興○為商販所不樂○必有以病商病民為言○起而力爭者○然無事而加徵課則不可○籌餉而加鹽釐則無不可○議加釐而一省獨加則不可○議加釐而各省一律溥加則無不可○蓋正稅乃經久之規○既加難以議減○收釐係權宜之計○事定仍可悉裁○一省獨辦○有此疆彼界之分○難保鄰私浸灌○各省通辦○則無畸輕畸重之慮○仍可消路暢通○若謂病商○則商將本圖利○本既加則利亦增○貲屬有

並無損。若謂病民。查民間每日計口食鹽。向以三錢為率。每鹽一斤。可供五十三四人之食。以所取之十文。分攤於五十三四人之多。是每日五人。僅攤錢一文。即至貧之家。亦不難辦。一言道破。人所共曉。實屬無病於民。臣英翰在淮北帶兵時。目擊肅清以前。凡淮北鹽船。每包沿途所抽釐金。皆至四千餘文不等。彼時原未可執以為法。然當兵亂未靖。道路阻梗之時。商賈尚擇利爭趨。往來不絕。未見折本而歇業者。亦未見民間因鹽貴而缺食者。今以原定之數。及所加之數合計。尚不及彼時之半。且分衆人之涓滴。以歸公家。名為酌加鹽釐。實則重增售價。此尤無病商

民當日目擊之實在情形也○以上各節○臣等詳加籌酌○誠

為有利無弊○在今日而欲籌鉅款數百萬○求其簡捷易行○

除此策而外○取效未有如是之速者○籌款亦未有如是之

多者○應懇

飭下中外臣工○就現在鹽務大局○悉心妥議○如邀議准之後○仍擬

請另設海防鹽釐經費總局○由各省督撫請

旨○專派司道大員總司其事○所收之款○專留為江海防費○由統兵

大臣會同各省督撫○斟酌緩急○隨時派撥○除防務外無論

何項要需○不得擅請動用○其收釐之時○或於領運時先行

豫繳○或於售鹽時由局抽收○亦隨地權察情形○詳議妥辦○

仍按兩淮鹽釐章程。每半年將收解數目。報部查覈。其經手各員。儻有侵蝕。即從重治罪。以防弊端而昭覈實。又曰吏有請者。自議開禁以來。洋貨入口最多。實以洋藥為大宗。每歲約在八九萬箱內外。在海關交納稅銀。無論華洋各商。每箱收稅五十兩。嗣因餉需緊要。每箱加收釐銀三十兩。以充軍餉。係在洋藥捐局交納。專取之華商。並與洋商無涉。查洋藥每箱約重一千數百兩。售價約以實銀五百兩為率。以所收釐稅之數。合以所售價銀之數。每洋藥一兩。所加不過五分。今擬每箱加釐銀三十兩。專備海防之款。每歲即可得銀款二百五六十萬。仍係取之華商。與

通商大局。亦無窒礙。即或有入口稀少之時。以七成計之。
仍可得一百八九十萬兩。實與要款有裨。擬請
飭下一併妥議施行。
一擬籌江防。即合原奏練兵簡器造船之要。通而言也。海
口之防。以水戰為先。長江之防。應水陸並用。防海之船。以
長大鐵甲為要。取其厚重攻堅。防江之船。以輕利兵船為
要。取其轉棹靈便。臣英翰自七年凱旋後。挑留勁旅。以防
皖北。名為扼守要隘。實為留備不虞。所以當餉項萬難與
臣裕祿左支右絀。卒未敢輕議減撤。以安徽一省言之。現
在馬步萬數千人。加以西征金運昌所部全隊。皆精銳百

戰之原。以之越海遠攻。誠不敢懸揣。以之協守江口。則力尚足恃。若分屯險隘。與水師兵船。相為犄角。可以自固藩籬。防其抄襲。至購辦鐵甲一節。內地既一時未能仿造。自須購之外洋。惟鐵甲船笨重。於長江防務。似非所宜。今擬籌辦江防。除各省原有之船不計外。擬專力購造輪船二十隻。以備水師之用。其船隻大小丈尺。每船宜以十一二丈十五六丈為度。船身不必過大。機器務求精固。其式樣則悉仿照外海兵輪。可以防勦兼資。其分配水師之法。應每船各配二百人。計輪船二十隻。共配水師四千人。每一船主。立一營官管帶。每十船立一統將統轄。皆選熟諳水

性。練習洋器。久經戰事之員充補。均歸統兵大臣節制調遣。深慮經費維艱。一時招募未能遽集。查五省長江水師共萬餘人。若於其中挑選四成改補。既無需加餉。且係節制之師。尤為簡捷。至於製造輪船之法。在內地設廠自製。固為久遠之計。特恐為款太多。同時並辦。工費需時。且求其堅利可恃。仍須暫向外洋購辦。聞英國造船。多照製造礮臺之法。造成時將本船所用之礮。先擊本船之船。能與礮始稱堅固。應擬一面由船廠自造。一面由外洋購買。或造或購。統限兩年內辦齊。不准遲限。其購買之船。如果結實可靠。仍可為內地仿造之式。似覺一舉兩得。至於駐紮訓

練之法。應將二十營之兵。先聚之一處。與統領營官。互相親熱。俟每成二隻。卽先配二隻之兵。迨購齊全。分配足數之後。以十隻駐紮焦山一帶。為江防第一路。以十隻駐紮江皖之東西梁山一帶。為江防第二路。無事則分起巡駛。往來訓練。講求口岸險易情形。沙水長落節候。務期精熟。有事則將第一路師船駛赴江陰。作為前敵。將第二路移前接應。皆與陸路礮臺守隘防軍。聯絡一氣。互為策應。陸路之兵。亦分先後二路。每路兩岸各十餘營。兼資戰守。儻有敵船進口。則兵船力扼要衝。如或登岸窺伺。則陸師併力攻擊。某船訓練不精。某營防守不嚴。卽惟該統將營官

是問。至水陸各營。需用礮械。水師各船。每船計需礮門大小礮位。約以十二尊至十五六尊為率。視船之大小為分配。後進各項洋槍。亦約一百餘桿為率。其陸路各營。除礮臺應設大礮不計外。每一處亦應添購新出之格林洋礮十餘尊。其餘仍各分用洋槍長矛。以資守禦。蓋水師能守而後可言戰。宜礮位為先。以期攻堅致遠。而槍械居其次。陸師能戰而後可言守。宜槍矛並用。以期短兵相接。而礮守扼其衝。是以必須合水陸戰守之要而衆籌。始可以言防。始可以言備。其兵數船數。既有大概。所需購器之數。應俟定議後。再由沿江各省妥為會籌製辦。以資應用。至兵

淞口江身較窄較淺。多加陸營礮臺。輔以現有兵船。亦尚可守。此籌辦江防一隅。合練兵簡器造船通而言之大略情形也。再查各省練兵之要。今日之兵勇。已判然兩途。萬不能使之合一。而綠營兵勢之所以積弱。不如勇隊之可恃者。非盡由人才之難得。實由分汛太多。處分加密。糧餉過少。餬口無資。陞步皆有考成。遇事須循則例。雖有才器出眾之弁。奮勇能戰之兵。亦迫於鈐束而不得盡其所長。是以現在各省皆有調練新兵之舉。即於積重難返之中。為急求變通之策。現在各省所練者。雖未敢信為一律精熟。然參以勇制。逐日教練。似較之分汛駐防者。已漸有效。

臣兵部於九年調練新兵之時○加以津貼之費○而未敢輕議裁後營全額者○正有鑒於此○今以各省兵貴綜計○分之則每兵所得○尚不敷用○合之則所費已為甚多○與其徒事虛糜○養無益之疲弱○曷若減兵增餉○集勁旅為大枝○擬請

飭下各省就現在綠營兵額通籌妥酌○將可裁之兵額一概裁汰○挑精銳兵若干○按舊營之制○歸併一處○聚集訓練○每營額缺多者○挑留五六百人或三四百人○額缺本少者○挑留二三百人○皆參仿練兵之法○按照勇制○隨同營官駐營○逐日合操○用備調遣○其所轄有汛塘各案○並可就近補苴○其有不守營規滋事之兵○亦照勇營治以軍法○一切因公處分○

量為變通。並加以津貼。俾令俯畜有資。可以專心操練。其所加津貼之數。即於所減兵額之內。通計分撥。遇有軍事。可以自成一營。得與勇隊同資防禦。如此辦理。則不必另加練餉。亦不必改勇為兵。而自可就目前之餉力。化無用為有用。誠知此議。事屬更張。辦理諸多費手。然窮則變。變則通。當此積久疲敝之時。不能不如此設法。變通之策。正未可憚其煩難而中止。若再因循遷誤。日復一日。必致餉需益糜。行伍益弱。徒有養兵之名。而不得一兵之用。臣更有私慮者。現在津閩滬機器各局。當時皆設立海口。取其運進便捷。取裁較易。然平居無事之時。或可楬供無猜。而

閱時既久。成效既著。彼族之心。難以輕測。亦不能不振求變通。以防意外之事。此次擬設江防兵輪。除外洋購辦外。其內地設廠自製之船。或由閩滬各局中挑選精熟匠役。在沿江寬闊之處。如武昌之漢口等鎮。另設一局。專為製造江防兵輪之用。抑或將上海各局。酌量內遷。各併一處興造。以昭簡速而籌戒備。此又臣等思患豫防。慎之又慎。不禁為過慮之舉。亦請

飭下妥議辦理。大局幸甚。

癸卯。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海防亟宜切籌○將緊要應辦事宜○撮敘數條○請飭詳議一摺等因○欽此○旋又准總理衙門鈔奏知照丁日昌續擬海洋水師章程六條○臣查各國條約已定○斷難更改○江海各口○門戶洞開○已為我與敵人公共之地○無事則同居異心○猜嫌既屬難免○有警則我虞爾詐○措置更不易周○值此時局○似覺防無可防矣○惟交涉之事日繁○彼族恃強要挾○在在皆可生釁○自有洋務以來○疊次辦結之案○非無委曲將就○至本年日本興兵臺灣一事○經總理衙門王大臣○與該使多方開諭○幾於管禿唇焦○猶賴聖明主持於上○屢

飭各疆臣嚴密籌防。調兵集船購利器築礮臺。一時並舉。雖未即有把握。而虛聲究已稍壯。該酋外怵公論。內懾兵威。乃漸帖耳就款。於
國計民情。尚無窒礙。未必非在事諸臣挽救之力。臣於臺事初起時。即函商總理衙門。謂明是和局。而必陰為戰備。庶和可速成。而經久。洋人論勢不論理。彼此兵事相壓。我第欲以筆舌勝之。此必不得之數也。夫臨事籌防。措手已多不及。若先時備豫。倭兵亦不敢來。烏得謂防務可一日緩。我。茲總理衙門陳請六條。目前當務之急。與日後久遠之圖。業經綜括無遺。洵為救時要策。所未易猝辦者。人才之

難得。經費之難籌。畛域之難化。故習之難除。循是不改。雖日事設防。猶畫餅也。然則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見。以求實際而已。何以言之。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麕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路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外患之乘。變幻如此。而我猶欲以成法制之。譬如醫者療疾。不問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誠

未見其效。迨庚申以後。夷勢駸駸內向。薄海冠帶之倫。莫不發憤慷慨。爭言驅逐。局外之訾議。既不悉局中之艱難。及詢以自強何術。禦侮何能。則茫然靡所依據。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決勝者。若彼之所長。己之所短。尚未探討明白。但欲逞意氣於孤注之擲。豈非視

國家如兒戲耶。臣雖愚闇。從事軍中十餘年。向不敢畏縮自甘。貽憂

君父。惟洋務涉歷頗久。聞見稍廣。於彼己長短情形之處。知之較深。而環顧當世。餉力人才。實有未逮。又多拘於成法。牽於眾議。雖欲振奮而末由。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蓋不變通則

戰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謹就總理衙門原議逐條詳細籌擬切實辦法。附以管見。略為引伸。丁日昌所陳間有可採。一併彙入數擬。以備芻蕘之獻。仍請

飭下在廷王大臣詳晰諜議。請

旨定奪。總之居今日而欲整頓海防。舍變法與用人。別無下手之方。伏願

皇上顧念社稷生民之重。時勢艱危之極。常存欿然不自足之懷。節省冗費。講求軍實。造就人才。皆不必拘執常例。而尤以人才為極要。使天下有志之士。無不明於洋務。庶練兵製器造船各事。可期逐漸精強。積誠欽行。尤需歲月遲久。乃

能有濟。目前固須力保和局。即將來益精防固。亦不宜自我開釁。彼族或以萬分無禮相加。不得已而一應之耳。

條陳清單

一原奏練兵一條。內稱若求實在可禦外患。事較辦髮捻諸賊為更難。兵亦較辦髮捻諸賊宜更精。洵是不刊之論。蓋髮捻苗回諸賊。皆內地百姓。雖有勇銳堅忍之氣。而器械不及官軍之精備。可以勦撫兼施。外洋本為敵國。專以兵力強弱角勝。彼之軍械強於我。技藝精於我。即暫勝亦終敗。敵從海道內犯。自須亟練水師。惟各國皆係島夷。以水為家。船礮精練已久。非中國水師所能驟及。中土陸多

於水○仍以陸軍為立國根基○若陸軍訓練得力○敵軍登岸後○尚可鏖戰○礮臺布置得法○敵船進口○亦尚可拒守○但用旗綠營弓箭刀矛擡鳥槍舊法○斷不足以制洋人○並不足以滅土寇○即直隸練軍屢經挑選整頓○近始兼習洋槍小炸礮○以勦內寇○尚屬可用○以禦外患○實未敢信○各省抽練之兵○大率類此○用洋槍者已少○用後門槍及炸礮者更少○其勢祇可加練○而不可減練○祇可添練洋器以求制勝○而不可仍執舊制以圖省費○前督臣曾國藩○於同治十年正月覆奏籌備海防摺內○謂沿海之直隸○奉天○山東三省○江蘇○浙江兩省○廣東○福建兩省○沿江之安徽○江西○湖北三省○

各應歸併設防。沿海七省。共練陸兵九萬。沿江三省。共練陸兵三萬。統計每年需餉八百萬兩。因無款可籌。議遂中止。茲總理衙門擬以曾經制勝之洋槍隊練習水戰。丁日昌擬選練陸軍。合天下得精兵十萬人。與曾國藩前奏用意略同。惟陸軍與水師用法各殊。練法亦異。水師猶可上岸擊賊。陸軍未便泛令操舟。似不宜兩用以致兩誤。臣愚以謂沿海沿江各省。現有練兵槍隊。雖不及曾國藩丁日昌所擬十餘萬之多。然與其多而無用。不若少而求精。但就現有陸軍。認真選汰。一律改為洋槍礮隊。凡綠營額兵疲弱。勇營酌加裁減。其餉即加給新練之隊。沿海防營並

換用後門進子槍。於緊要口岸附近之處。屯扎大枝勁旅。無事時專講操練。兼築堡壘。有事時專備遊擊。不准分調。各海口仿照洋式修築沙土礮臺。以地步寬展堅厚為要。礮位宜間用口徑八寸至十餘寸者。俾將弁兵演習之。務在及遠。愈遠愈妙。務在能中。不中不發。即所謂藥能對症。有備無虞者矣。

一原奏簡器一條。西國各水陸戰守利器。以槍礮水雷為大宗。礮有前後門生熟鐵鈍鋼之分。槍有前後門滑堂來福之異。水雷有用觸物磨物電氣發火之別。竊嘗考究其圖與器。而得其大略。洋槍一項。各國改用後門。以其手法

靈捷。放速而及遠。其舊製前門槍賤價售於中國。每為外人所輕。英俄德法美奉西五大强國也。其後門槍名目。英之至精者曰亨利馬梯呢。其次曰士乃得。俄曰俾爾打吸。德曰呢而根。法曰沙士鉢。美曰林明登。以利鈍遲速較之。則英之亨利馬梯呢。精於俄之俾爾打吸。精於美之林明登。又精於英之士乃得。及德法諸槍也。林明登士乃得二種。近年已運入中國。臣處及沈葆楨均購存林明登數千桿。上海機器局亦能仿造。惟兵勇粗疏者多。士乃得機簧較簡。購價較省。修改較便。現擬令各營酌換士乃得槍。而間以林明登。認真操習。由漸而精。並令津滬各局。先購林

明登造子機器。仿製子藥銅捲。以便接濟。仍與總理衙門
商購英國亨利馬梯呢槍若干枝。又與俄領事訂購俾爾
打噸槍十枝。以備將士選鋒者操用。至礮位一項。英德兩
國新式最精。德國克鹿卜後門鋼礮。擊敗法兵。尤為馳名。
臣逐年購到克鹿卜大小礮五十餘尊。分置大沽礮臺。天
津防營。其最大者兩尊。口徑八寸。足抵前門礮口徑十一
二寸之子力。然每尊價約二萬元。苦於無力多購。或謂鋼
礮過大。藥力過猛。用久或致損裂。故英國多用前門熟鐵
來福長彈大礮。曰烏理治。曰阿墨斯得郎。曰回德活特。三
家尤著。大者口徑十一寸至十五寸。身重至八萬斤以上。

子彈重至六百磅。能打穿二十餘寸厚之鐵甲。惟起運維艱。價值尤貴。中國尚無購用者。陸路行仗小礮。則以德國克鹿卜四磅彈後門鋼礮。美國格林連珠礮為精捷。臣又各定購數十尊。以備遊擊要需。目下滬甯各局。止能仿造十二磅至六十八磅之圓彈銅鐵炸礮。淮軍習用已久。遠勝中國舊製。而不及西洋新式之精。仍擬仿照烏理治阿墨斯得郎之式。箍以熟鐵。而機器未備。外國每造槍礮機全副。購價須數十萬金。再由洋購運鋼鐵等料。殊太昂貴。須俟中土能用洋法。自開煤鐵。再添購大鑪汽錘壓水櫃等機器。仿造可期有成。若克鹿卜之鋼礮。回德活特之熟

鐵礮。係用生鋼生鐵鑄成。該廠自有秘法。更未易學步矣。
至水雷一項。轟船破敵最猛。從前南北花旗之戰。南兵獲
水雷力居多。德法之戰。法國兵艘。十倍於德。而波羅的海
法艘不敢深入。全仗水雷之功。其法分為兩類。一為定而
不動之水雷。或連於木樁木排之間。或用錨定其方位。使
沈水中。或陸地城堡被攻時。於缺口要路安置。此專為自
守而設。一為能行動之水雷。或浮水面。順風力飄動。或用
機器自行。或於鐵船首伸出長竿置之。或專作拖帶水雷
之船。此可為攻敵之用。近來格致之學日精。水雷之法亦
日精。多以強水觸物磨物及電線發火。其觸而發火。此用

法點放者尤佳。用藥僅五六十磅。無論何種兵船。皆可轟破其底。聞各國皆講究此物。製存極多。其用時必於水中排列數行。每口安放數十具。伏敵船疑畏不敢進。滬津各局。現止能仿造其粗者。而電機銅絲鐵甕漿皮等件。仍購自外洋。須訪募各國造用水雷精藝之人。來華教演。庶易精進。至火器盡用洋式。礮子火藥兩項。亦係要需。津局有造藥機器四副。日出二千餘磅。已可敷用。惟槍礮多而子彈尚少。滬局僅造藥機器一副。日出無幾。宜添購機器。在蘇省推廣製造。各省防江防海。需用洋槍礮之子藥。均宜設局在內地仿造。否則事事購自洋商。殊無以備緩急。且

閩滬津各機器局。俱近海口。原因取材外洋就使起見。設有警變。先須重兵守護。實非穩着。嗣後各省籌添製造機器。必須設局於腹地通水之處。海口若有戰事。後路自製儲備。可源源運濟也。

一原奏造船一條。查布國防海新論有云。凡與濱海各國戰爭者。若將本國所有兵船。徑往守住敵國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則為防守本國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如沿海數千里。敵船處處可到。若處處設防。以全力散布於甚大之地面。兵分力單。一處受創。全局失勢。故必聚積精銳。止保護緊要數處。即可固守等語。所論極為精切。中國

兵船甚少。豈能往堵敵國海口。上策固辦不到。欲求自守。亦非易言。自奉天至廣東。沿海袤延萬里。口岸林立。若必處處宿以重兵。所費浩繁。力既不給。勢必大潰。惟有分別緩急。擇尤為緊要之處。如直隸之大沽北塘山海關一帶。係京畿門戶。是為最要。江蘇吳淞至江陰一帶。係長江門戶。是為次要。蓋京畿為天下根本。長江為財賦奧區。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餘各省海口邊境。略為布置。即有挫失。於大局尚無甚礙。惟既欲固守。必須將所有兵馬礮位軍械輜重。並工局物力。儲備堅厚。雖軍情百變而不離其宗。

廟謨閫算。平昔之經營。臨事之調度。皆不可一毫錯亂。道光二十一年英船入長江。而全局始震。咸豐十年英兵犯津通。而根本遂危。彼族實能覘我要害。制我命脈。而我所以失事者。由於散漫設防。東援西調。未將全力聚於緊要數處。今議防海。則必鑒前轍。揣敵情。具防之法。大要分為兩端。一為守定不動之法。如口內礮臺壁壘格外堅固。須能抵禦敵船大礮之彈。而礮臺所用礮位。須能擊破鐵甲船。又必有守口巨礮鐵船。設法阻擋。水路並藏伏水雷等器。一為那移泛應之法。在兵船與陸軍。多而且精。隨時游擊。可以防敵兵沿海登岸。是外海水師鐵甲船。與守口大礮鐵船。

皆斷不可少之物矣。現計閩廠造成輪船十五號。內有二號。已在臺灣遭風損壞。滬廠造成輪船六號。內有二號馬力五百匹。配礮二十六尊。與外國大兵船相等。其餘各船。皆僅與外國小兵船根鉢相等。然已費銀數百萬有奇。物料匠工。多自外洋購致。是以中國造船之銀。倍於外洋購船之價。今急欲成軍。須在外國定造為省便。但不可轉託洋商。採買舊船。徒糜鉅款。訪聞兵船及鐵甲船。以英國為最精。英之官廠公司廠。均以造鐵甲之優劣。相與爭衡。日新月異。應揀派明於製造。略知兵事之員。選帶學生工匠前往。由總理衙門會商住京使臣。移知該國。俾得親赴各

廠。考究何等船制。最為堅緻靈捷。並宜於中國水道者。與其議價定造。即將帶去華匠兵士。附入該廠及武備院學習造工。並講求駕駛操練之法。俟成船後。配齊礮位。隨船回華。庶有實濟。而中國船廠。仍量加開拓。以備修船地步。至擬設兵船數目。如丁日昌所稱北東南三洋各設大兵輪船六號。根鈢輪船十號。合兵四十八號。自屬不可再少。除將中國已造成二十號抵用外。尚短二十八號。竊謂北東南三洋。須各有鐵甲大船二號。北洋宜分駐煙臺旅順口一帶。東洋宜分駐長江外口。南洋宜分駐廈門虎門。皆水深數丈。可以停泊。一處有事。六船聯絡。專為洋面游擊

之師。而以餘船附麗之。聲勢較壯。約計定造鐵甲船。每隻需銀百萬兩內外。費已不貲。祇有先購此項。分年籌辦。其有餘力。再置他船。或由閩滬各廠。陸續仿造兵船。總以足成四十八號為度。惟守口大礮鐵船。即所謂水礮臺船。亦係西洋新製利器。以小船配極重之礮。輔助岸上礮臺。四面伏擊。阻遏中流。能自行動。最為制勝。凡要口須添設一二艘。聞在外國定購。每船連礮約價銀十餘萬兩。但笨滯不能涉海。須將礮位鐵甲。分拆運載。來華裝配。應俟委員到後。一併察辦。如價省運便。陸續購造二十號。分布南北各口。或由外洋購大礮。由華廠照式仿造鐵船。更可次第

添置。至丁日昌奏稱裁併五十號艇船。可養給一號大兵輪船。裁併十號關頭舢板。可養給一號根鉢輪船。計省沿海水師舊制各船糜費。以之供給大小四十八號輪船。尚覺有盈無絀等語。查同治十一年五月。臣於覆奏船政事宜摺內。擬請裁撤各省艇船。即以各船修造養兵之費。抵給輪船月費。經總理衙門議令各該督撫奏辦。迄今並未議覆。今添購鐵甲等船。鉅款必須另行籌集。俟購回時養船練兵一切費用。應如丁日昌所議。請

旨飭下江蘇。山東。浙江。福建。廣東。沿海各省。將舊置及新添紅單拖罟艇船舢板等項。分別裁併。專養輪船。以免虛糜而資

實用。

一原奏籌餉一條。近日財用極絀。人所共知。欲圖振作。必統天下全局。通盤合籌。而後定計。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間始歸版圖。無論開闢之難。即無事時歲需兵費尚三百餘萬。徒收數千里之曠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為不值。且其地北鄰俄羅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國。南近英屬之印度。外日強大。內日侵削。今昔異勢。即勉圖恢復。將來斷不能久守。屢閱外國新聞紙及西路採報。喀什噶爾回酋。新受土耳其回部之封。並與俄英兩國立約通商。是已與各大邦勾結一氣。不獨伊犂久踞已也。揆度情形。俄

先蠶食英必分其利○皆不顧中國得志於西方○而論中國
目前力量○實不及專顧西域○師老財痛○尤慮別生他變○曾
國藩前有暫棄關外○專清關內之議○殆老成謀國之見○今
雖
命將出師○兵力餉力○萬不能逮○可否
密諭西路各統帥○但嚴守現有邊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圖進取○一
面招撫伊犁烏魯木齊喀什噶爾等回酋○准其自為部落○
如雲貴粵屬之苗猺土司○越南朝鮮之略奉正朔可矣○兩
存之則兩利○俄英既免各懷兼併○中國亦不至屢煩兵力○
似為經久之道○況新疆不復○於肢體之元氣無傷○海疆不

防○則心腹之大患愈棘○孰重孰輕○必有能辨之者○此議果定○則已經出塞○及尚未出塞各軍○似須略加裁減○可撤則撤○可停則停○其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否則祇此財力○既備東南萬里之海疆○又備西北萬里之餉運○有不困竭顛蹶者哉○至此時開辦海防○約計購船練兵簡器三項○至少先需經費一千餘萬兩○本年八月閒○戶部奏覆文祥寬籌餉需摺內○議請暫停內府不急之需○而海防用項○似無可籌○姑令各省先儘各項存款○移緩就急○抵充防費○究之各省留支奉撥之數○視歲入之數○無不浮溢數倍○更有何款可以存留借抵○必不得已○應仍照總理衙門五年奏

索。專提部存及各海關四成洋税一款。為目前關辦之需。除津海東海關四成。奏歸天津機器局。江海關四成內之二成。奏歸上海機器局。山海江漢兩關四成內奏明撥充奉兵及淮軍月餉。渋水一關。奏留臺防軍需。均為海防而設。毋庸置議外。其餘各海關四成洋税。及部庫歷年提存四成。應請專備總理衙門及海防統帥大員會商撥用。此後即責令各關另款封存。徑行報解。不准本省借留。亦不必再解部庫。致多轉折。此項每年計可得銀百數十萬兩。加以部庫另存三百餘萬。其有不敷。擬仍暫借洋款。由續收四成項下撥還。或另行設法歸趕。以應急需。其息銀以

七八釐為度。歸本以十年八年為度。亦各國常有之事。無足詫慮也。至於日後久遠之費。當於開源節流求之。現在丁漕課稅正供之外。添出釐金捐輸二款。百方羅掘。仍不足用。捐輸所得無幾。流弊甚大。而內地釐金。又為半稅所絀。如銅鐵羽呢洋布等類。皆關民生日用。洋船轉運迅捷。輸納又僅半稅。於是奸民包攬冒騙。大宗貨物。皆免完釐。因稅則載在和約。無可議加。以至彼此輕重懸殊。商民交困。叢雀淵魚之喻。何堪設想。丁日昌擬設廠造耕織機器。曾國藩與臣疊請開煤鐵各礦。試辦招商輪船。皆為內地開拓生計起見。蓋既不能禁洋貨之不來。又不能禁華民

之不用。英國呢布。運至中國。每歲售銀三千餘萬。又銅鐵鉛錫售銀數百萬。於中國女紅匠作之利。妨奪不少。曷若亦設機器。自爲製造。輪船鐵路。自爲轉運。但使貨物精華。與彼相埒。彼物来自重洋。勢不能與內地自產者比較。我利日興。則彼利自薄。不獨有益釐餉也。各省諸山。多產五金及丹砂水銀煤之處。中國數千年未嘗大開。偶開之又不得其器與法。而常憂國用匱竭。此何異家有寶庫。封錮不啟。而坐愁飢寒。西土治地質學者。視山之土石。即知其中有何礦。竊以爲宜聘此輩數人。分往徧察。記其所產。擇其利厚者。次第開挖。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籌借資本。或

勸遠近富商。湊股合立公司。開得若干。酌提一二分歸官。其收效當在十年以後。且近於直之南境磁州山中。議開煤鐵。飭津滬機器局委員。購洋器。雇洋匠。以資倡導。固為鑄造軍器要需。亦欲漸開風氣。以利民用也。近世學者。鑒於明季之失。以開礦為弊政。不知弊在用人。非礦之不可開也。其無識紳民。惑於鑿壞風水。無用官吏。恐其聚衆生事。尤屬不經之談。刻下東西洋無不開礦之國。何以獨無此病。且皆以此致富強耶。若南省濱江近海等處。皆能設法開辦。船械製造所用煤鐵。無庸向外洋購運。推其餘利。並可養船練兵。此軍國之大利也。至於洋藥一項。流毒中

國。本年三月間。欽奉寄
諭。醇親王請飭密籌杜絕。飭即妥議辦法等因。臣查閱醇親王摺
內。有不必倉猝施行。要在矢志弗懈。俟外洋鴉片不來。再
嚴中國罌粟之禁等語。實洞達大體。適因臺灣事起。未便
置議。茲查洋藥自印度發進口。每年約七萬數千箱。售銀
三千餘萬之多。英國明知害人之物。而不欲禁洋商販運。
並欲禁中國自種。其用意殊極狡很。上年修約。總理衙門
與英國言之屢矣。並援聲明既不能禁英商之不販洋煙。
即不能禁華民之不食洋煙。惟有暫行弛禁罌粟。不但奪
洋商利權。並可加增稅項。將來計窮事迫。難保不出於此。

其時英使聞之。亦頗心動。而該國卒不見聽。臣即再與辦理。恐亦無益。應仍循總理衙門原議。除相抵制。以冀洋藥漸來漸少。再加嚴禁為宜。查雲貴川陝山西各省。多種罌粟。疆臣臺諫。每以申明禁令為言。是徒為外洋利藪之毆。授吏胥擾索之柄。究之罌粟日種日廣。勢仍不可遽禁。開土藥性暖價廉。而癮亦薄。不比洋藥為害之烈。為今之計。似應暫弛各省罌粟之禁。而加重洋藥之稅釐。使外洋煙土既無厚利。自不運口。然後妥立規條。嚴定限制。俾吸食漸戒而徐絕之。民財可杜外耗之源。國餉並有日增之勢。兩得之也。查洋藥每箱百斤。新關正稅三十兩。釐捐則各

省多寡不同。福建每箱捐銀三十六兩。江蘇每箱捐銀三十二兩。北洋天津等關。捐銀二十四兩。捐愈重則偷漏愈多。英國條約。原有洋藥如何徵稅。聽憑中國辦理之說。如能於洋稅一律議加。自可毫無偷漏。裨益更大。否則南北各口。通定一加重捐數。均照閩省之式。無稍參差。以免趨避。專收作海防經費。由統帥提用。合之亦成鉅款。此外沿江沿海各省。皆令整頓貨釐鹽釐。每省每年限定酌撥數萬兩。協濟海防。以上數端。皆開源之事也。若夫裁艇船以養船。裁邊防冗軍以養海防戰士。停宮府不急之需。減地方浮濫之費。以裨軍實而成遠謀。亦節流之大者。苟非

上下一心○內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未有不半途而廢者矣○

一原奏用人一條○擬派統帥責成經理○及遴派得力提鎮將領為之分統○查南北洋濱海七省○自須聯為一氣○方能呼應靈通○惟地段過長○事體煩重○一人精力○斷難兼顧○各督撫未必皆深知洋務兵事○意見尤不能盡同○若責成統帥調度○既恐扞格不行○若會同各省商籌○又恐推諉貽誤○從前辦粵捻各賊○何嘗不屢簡統帥○臣亦曾備位其間○深知甘苦○餉權疆政○非其所操○不過徒擁空名○而各督撫仍不能不問兵事○畛域分則情形易隔○號令歧則將士難從○

是欲一事權而反紊也何況有事之際軍情瞬息變更儻如西國辦法有電綫通報徑達各處海邊可以一刻千里有內地火車鐵路屯兵於家聞警馳援可以一日千數百里則統帥尚不至於誤事而中國固急切辦不到者也今年臺灣之役臣與沈葆楨函商調兵月餘而始定及調輪船分起裝送又三月而始竣而倭事業經定議矣設有緊急誠恐緩不濟事故臣嘗謂辦洋務制洋兵若不變法而徒騖空文絕無實濟臣不敢明知而不言也竊計北洋三省設一統帥即才力倍於臣者尚慮不能肆應南洋四省口岸更多似亦非一統帥所可徧及若因創設鐵甲兵船

等項。須責成大員督籌經理。如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前江蘇巡撫丁日昌。皆究心此事。熟悉洋情。似堪勝任。至丁日昌擬設北東南三洋提督。分統各船。不為無見。但文武兼資。素習風濤駕駛輪船操法者。實不易得耳。抑臣更有陳者。用人最是急務。儲才尤為遠圖。洋人入中國已三十餘年。住京已十餘年。以兵脅我。殆無虛歲。而求練達兵略精通洋法者。恆不數覯。由於不學之過。下不學。由於上不教也。軍務肅清以後。文武兩途。仍舍章句弓馬。末由上進。而以章句弓馬為務。於洋務隔膜太甚。是以沈葆楨前有請設算學科之奏。丁日昌前有武試改槍礮之奏。皆格於部

議不行。而所用非所學。人才何由而出。近時拘謹之儒。多以交涉洋務為浼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引避洋務為自便之圖。若非

朝廷力闢風氣。破拘攣之故習。求制勝之實濟。天下危局。終不可支。日後乏才。且有甚於今日者。以中國之大而無自强自立之時。非惟可憂。抑亦可恥。臣愚以謂科目即不能驟更。時文即不能遽廢。而小楷試帖。太蹈虛飾。甚非作養人才之道。似應於考試功令。稍加變通。另開洋務取進一格。以資造就。現在京師既設同文館。江省亦選幼童出洋學習。似已關西學門徑。而士大夫趨向猶未盡屬者何哉。

以用人取進之途。全不在此故也。擬請飭傻凡有海防省分。均宜設立洋學局。擇通曉時務大員主持其事。分為格致。測算。輿圖。火輪。機器。兵法。礮法。化學。電氣學。數門。此皆有切於民生日用軍器製作之原。外國以之黜陟人才。故心思日出而不窮。華人聰明才力。本無不逮西人之處。但未得其法。未入其門。無以鼓勵作新之耳。如有志趣思議。於各種略通一二者。選收入局。延西人之博學而精者為之師。官按照所學淺深。酌給薪水。俾得研究精明。再試以事。或分派船廠礮局。或充補防營員弁。如有成效。分別文武。照軍務保舉章程。奏獎升階。授以濱海沿江實缺。與正

途出身無異。若始勤終怠。立予罷革。其京城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習算學生。及出洋子弟學成回國。皆可分調入局教習。並酌量派往各機器局。各兵船差遣。如此多方訪求。勸懲兼施。就所學以課所事。即使十人中得一成就。已多一人之用。百人中得十成就。已多十人之用。二十年後。製器駛船。自強之功效見矣。

一原奏持久一條。竊以古無久而不敝之法。惟在辦事之人。同心協力。後先相繼。日益求精。不獨保境息民。並可推悟新意。裕財足用。如泰西各國。皆起於彈丸之地。創造各樣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規畫如此之遠。拓地

如此之廣。豈非其舉國上下。積慮殫精。人思自奮之效乎。中國在五大洲中。自古稱最強大。今乃為小邦所輕視。練兵製器購船諸事。師彼之長。去我之短。及今為之。而已遲矣。若再因循不辦。或旋作旋輟。後患殆不忍言。若不稍變成法。於洋務開用人之途。使人人皆能通曉。將來即有防海萬全之策。數十年後。主持之人。亦必名存實亡。漸歸頹廢。惟有中外一心。堅持必辦。力排浮議。以成格為萬不可泥。以風氣為萬不可不開。勿忽近功。勿惜重費。精心果力。歷久不懈。百折不回。庶幾軍實漸強。人才漸進。製造漸精。由能守而能戰。轉貧弱而為富強。或有其時乎。是天下臣

民所術祀求之者也。

李鴻章又奏。正在繕摺間。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十月二十

八日。奉

上諭。文祥奏。敬陳管見一摺。臺灣之事。雖權宜辦結。後患在在堪

虞等因。欽此。並鈔錄文祥原摺到 臣。查沈葆楨十月十四日來

函。倭使大久保已抵瑯嶠。業經約期撤兵。自不致再有變

局。惟文祥慮及日本距閩浙太近。難保必無後患。目前惟

防日本為尤急。洵屬老成遠見。該國近年改變舊制。藩民

不服。訪聞初頗小鬨。久亦相安。其變衣冠易正朔。每為識

者所譏。然如改習西洋兵法。仿造鐵路火車。添置電報煤

窯鐵礦。自鑄洋錢。於國計民生。不無利益。並多派學生赴西國學習器藝。多借洋債。與英人暗結黨援。其勢日張。其志不小。欲敢稱雄東土。藐視中國。有窺犯臺灣之舉。泰西雖强。尚在七萬里以外。日本則近在戶闥。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久大患。今雖勉强就範。而其深心積慮。覬覦我物產人民之豐盛。冀倖我兵船利器之未齊。將來稍予間隙。恐仍狡焉思逞。是鐵甲船。水礮臺等項。誠不可不趕緊籌備。惟鉅款既無可指。定造亦尚需時。臣已於覆議總理衙門造船一條內。詳切言之。至前曾議買鐵甲船。一為沈葆楨飭日意格議購之丹國鐵甲。因事中罷。昨丹國使臣拉

斯勒福過津。面詢據稱此船約值銀六十萬兩。與日意格報價不符。臣屬該使來春由京回津再議。一爲出洋委員容閎。在其國查報有新未成鐵甲船一號。需洋銀一百七十萬圓。臣詢住津英領事。據稱此船未必合用。總税務司赫德亦向總理衙門言及。恐其不甚可靠。臣批飭上海道信致容閎。切實考覈。再行稟覆。以上二船。雖議購而未成。此外洋商獻圖者甚多。因相隔過遠。需費過鉅。誠恐誤買舊船。未敢遽訂。似須委員前往該國議購爲妥。其水礮臺船一項。總理衙門現飭赫德向英國詢問價值。上海洋行。亦有來攬訂購者。據滬局委員馮焌光等稟稱。該局仿造

一隻。明春可成。似尚不難陸續添置。惟是有備而無患者。立國之根基。不戰而詘人者。攻心之上計。自來備邊馭夷。將才使才。二者不可偏廢。各國互市遣使。所以聯外交。亦可以窺敵情。而中國並其近者而置之。殊非長駕遠馭之道。同治十年。日本初議條約。臣與曾國藩均奏請該國立約後。中國應派員駐紮日本。管束我國商民。藉探彼族動靜。冀可聯絡牽制。消弭後患。上年甫經換約。未敢驟辦。而該國遂於今春興兵來臺。若先有使臣駐彼。當能豫為辯阻。密速商辦。否則亦可於發兵之後。與該國君臣面折廷爭。較在京辦理。更為得勁。今臺事粗定。此舉未可再緩。擬

請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遴選熟習洋情○明練邊事之三

四品京堂大員○請

旨賞給崇銜○派往駐紮日本公使○外託鄰邦報聘之禮○內答華民

望澤之誠○偵彼別有詭謀○無難偵得其情○相機控制○該國

橫濱○長崎○箱館各處○中國商民○約近萬人○既經立約○本不

可置之度外○俟公使到彼○應再酌設總理事官○分駐口岸○

自理訟賦○以維

國體○不特此也○即泰西諸大邦○亦當

特簡大臣○輪往兼駐○重其祿賞而定以年限○以宣威信○通情欵○其

在中國交涉事件。有不能議結。或所立條約。有大不洽者。
徑與該國總理衙門往復辯論。隨時設法商易。可漸杜該
使蒙蔽要挾之弊。似於通商大局有裨。
浙江巡撫楊昌濬奏。竊臣於本月初五日。承准軍機大臣
密寄。於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一道。飭將切實辦法。限於一月內覆奏等因。欽此。並奉鈔發
摺單到臣。查西洋各國。以船礮利器。稱雄海上。已三十餘
年。近更爭奇鬬巧。層出不窮。為千古未有之局。包藏禍心。
莫不有眈眈虎視之勢。日本東隅一小國耳。
國朝二百年來。相安無事。今亦依附西人。狡焉思逞。無故興

兵屯居畨社。現在事雖議結。而履霜堅冰。難保不日後借端生釁。且聞該國尚在購器練兵。窺其意縱不敢公然內犯。而旁擾琉球高麗。與我

朝屬國為難。則亦有不容坐視之理。故為將來禦侮計。非豫籌戰守不可。即為保目前和局計。亦非戰守有恃不可。就中國現在局勢論之。內地久已肅清。邊疆亦經底定。各省不乏知兵之將。能戰之兵。船戰機器。漸有成效。比庚申以前。情形已異。前年天津之案。本年臺灣之役。均能勉就範圍。未始非因中國氣勢漸振。有以隱懾於其間。誠能趁此機會。更加講求。同心勠力。不為浮議所搖。不以多費中止。

寬以時日。未有不克轉弱為強者。秦襄修甲勵兵。用復先
世之仇。句踐生聚教訓。歷二十年而卒報强吳。況我
國家大一統之規。果能懲先毖後。中外一心。安見雪恥復仇
之無日耶。前此奉
旨設防。當飭沿海口岸。修築礮臺。置辦器械。添募水陸兵勇。未嘗
不認真整理。然海上無大枝水師。無可靠戰船。一旦猝然
有警。臣自忖祇能就陸地擊之。若角逐於海洋之中。實未
敢信有把握。是今日自強之道。陸軍固宜整理。水軍更為
要圖。前兩江督臣曾國藩於髮逆既平之後。即與侍郎彭
玉麟初設長江水師。至今江面數千里。恃以無虞。臣愚以

為此時整飭海防各師。北江防為尤急。雖沿海各省。本有額設戰艦。然以禦外洋兵船。勝負不待智者而決。是必須擴充輪船。置備鐵甲船。俾各練習駕駛。方有實際。明知其費甚鉅。其致難速。而不能不如此也。日本以貧小之國。方且不惜重貲。力師西法。豈堂堂中夏。當此外患方殷之際。顧猶不發憤為雄。因循坐誤。以受制於人哉。論語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又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是在我

皇上堅持定見。斷以不疑。則自强之要。莫先乎此矣。近洋人入內地者。愈布愈遠。交涉事件益多。辦理實形棘手。天津臺灣

兩案。此其顯然共見者。其餘尋常齟齬之事。所在皆有。口舌之端。無非兵戎所伏。既不便一味遷就。又不可過於激烈。愚民但快一朝之忿。而不顧異日之憂。旁觀惟工指摘之談。而不知當局之苦。故目前即勉強敷衍。總難免決裂之一日。承

飭議各條。洵為當務之急。而用人籌餉二者尤為緊要。足食乃能足兵。有治人乃有治法。而持久之道。亦即寓乎其中矣。抑臣更有請者。從來天下之安危。視乎民心之向背。外夷雖強。遇百姓齊心。即不敢顯干眾怒。故必整頓吏治。以固結民心。庶於自強之根本更有裨益。

謹按原奏各條。將切實辦法。詳細陳明。一練兵一條。查海上宜專設重兵。臣所見亦適相符合。浙省水陸各標。自經整頓。較有起色。雖未經戰陣。而兵皆精壯。近年挑選洋槍隊。一切步伐號令。均效西法。尚屬齊整。惟各省沿海地方遼闊。縱伏設防。何能處處周密。況戰守相為表裏。有守之兵。無戰之兵。有分防之兵。無游擊之兵。一旦有事。終慮措手不及。顧此失彼。臣竊謂南北中三洋。宜設水陸三大枝。閩廣合為一枝。江浙合為一枝。直隸奉天山東合為一枝。每枝精練萬人為度。各設統領一員。幫辦二員。仍聽南北洋大臣節制調遣。各置備輪船二十號。兵船商船各半。又

鐵甲船一二號。其先儘各省外海水師內嚴加挑選。挑選不足。再招募生長海上。熟狎風濤壯勇以益之。其口糧似宜比長江水師章程。略為加重。無事則分防洋汛。兵船捕盜。商船載貨。有事則通力合作。聯為一氣。兵船備戰。商船轉運。平時兵丁船不數伍。即在海口擇要團紮。隨時操練。更番出洋。大約水師閩廣為長。浙江各省次之。至於陸路洋槍隊。不習風濤。不善駕駛。遷地弗良。恐難得力。外洋有此三大枝水軍。練習三數年後。海上屹然重鎮。可分可合可戰可守。近則拱衛

神京。遠則揚威海面。不惟內地之奸匪斂迹。外夷之要挾。亦

可漸少矣。一箭器一條。臣惟兵不精利器適以資敵。兵精矣而器不利。亦難以決勝。洋人器械之精。由於講求年久。心力專一。如布國之克虜伯。美國之格林。為廠中之最精者。皆以造廠之人名之。故彼此爭勝。愈出愈奇。駸駸致之。誠若未逮。現在閩津滬各局。已辦有成效。如經理得人。力求精進。久之自不多讓。目前委員赴上海香港。揀火器之精者。礮如克虜伯格林之類。槍如林明登來福之類。此外水雷鐵火箭等項。均酌量定辦。多少不等。惟內有大鋼礮一尊。重二萬斤。子可及四十里。擬俟各項到齊後。即可配沿海要口。俾資演習。西洋火器。日新月異。今日所豔稱之

物。後必又有駕乎其上者。且收存太久。難免鏽壞。故臣未敢過於多購。恐虛糜經費。詢悉後膛槍礮。雖覺巧便。究竟機關太多。時有炸裂。不如前門槍礮結實耐久。浙省各口礮臺。已成數處。將來一律告竣。需礮較多。現已購就機器在省設廠鑄造。藉可考較。以為擴充地步。又粵東綫槍。槳手多且遠。實比洋槍為長。似防海者是項軍器亦不可少也。一造船一條。臣惟講求船礮。功在平日。禦敵機宜。決於臨時。臣擬設水軍三大枝。應用輪船鐵甲若干隻。已於第一條內縷晰聲明。竊計練兵三萬人。有輪船六十號。鐵甲數號。可勉強敷用。惟中國輪船。不及其半。鐵甲尚一號未

布。自應先就泰西船廠定造鐵甲一二隻。餘則自行陸續做造。並添置輪船。閩滬有現成之局。不難擴充。臣託閩局代造兵輪二號。明年三四月可以竣事。已另片奏明。惟專恃官造。究不免限於經費。如令各省殷實商賈。各備輪船。經營貿易。有事聽官租用。准其破格獎勵。未始非擴充之一法也。或云鐵甲船可以禦礮。或云英國蚊子船載巨礮。可以洞穿鐵甲。皆洋人自相標榜。事非經驗。臣實未敢臆斷。但彼有此具而我無之。一旦有事。先覺相形見絀。故有不得不辦之勢。本年日本鐵甲船。泊於吳淞口外。以小船渡人進口。浙省各口外水深之處甚多。不難擇地安泊。口

內長湖之路○如定海鎮海黃道關閩亦可駛○船有大小○甲有厚薄○則喫水有深淺不等○應俟鐵甲船購到○喫水若干○斯駐泊之處○不待測量而已知矣○一籌餉一條○臣惟海洋既設重兵○則一切用款○自不能不徹始徹終○通盤籌畫○如臣所擬三大枝○通年所需○約略計算○非三百萬兩不可○而購造船費○尚不在內○當此關外軍務方殷○滇黔善後未了○方且倚東南各省籌餉接濟○若同時籌辦防海事端甚大○用款更多○誠有難兼顧之勢○惟查與外國通商以後○各關洋稅○歲入不下千萬○內地設卡抽釐○各省一年所入○亦不下千萬○若於此兩項內○每年酌提一二成○交各省藩庫○專

款存儲備用。以此濟創立之需。即以此充永遠之費。所有一切不急之務。閒雜之款。可減則減。可裁則裁。挹彼注此。似尚不難集事。儻舍此二項。另行設法。所獲未必有濟。且東南民力已盡。詎堪竭澤而漁。就浙省言之。海塘工程二三年後。計可報竣。除酌提歲修外。每年尚可節省銀二十餘萬兩。以作海防經費。若各省同心協力。天下無不可辦之事。前因倭侵臺灣。商人聞風束手。釐捐日形減色。如果海疆動搖。稅釐折耗必多。故籌餉所以養兵。而強兵即所以裕餉。開源節流。無過於此。似此權衡輕重。移緩就急。厚集堅持。不至半途而廢矣。一用人一條。臣推舉以後。各

省將才原不乏人。大都嫻於陸路者多。熟於海洋情形者少。目前知兵望重。實心辦事。堪為統帥之大員。如前陝甘督臣楊岳斌。前湖北撫臣曾國荃。前兵部侍郎臣彭玉麟。皆威望素著。志慮忠誠。諸臣均簡在
聖心。無庸臣論列。其餘提鎮將領。就臣所知者。如現任臺灣鎮張其光。現任衢州鎮喻俊明。皆係水師出身。久經戰陣。又現任乍浦協副將盧成金。誠樸勇幹。舉止嚴重。似可上備
採擇。此外容臣訪察確實。再行隨時保奏。一持久一條。臣擬設立外海水師。事同創始。極為繁鉅。豈旦夕所能奏效。如臣所擬辦法。至速亦非四五年不能就緒。蓋成軍易而辦船難。

訓練亦難也。西人作事。不精不已。不成不置。其堅忍之性。殆非中國之所及。亦非中國所不能行。方初設船政時。外間不無異議。非賴

朝廷主持於內。二三大臣維繫於外。幾至廢於半途。自來國家大事。百年成之不足。一旦敗之有餘。古今同慨。現在各國情形。環而伺我。兵端雖不可自我而開。武備實不可一日或弛。事既不能不辦。辦即不能中止。誠有如原奏所云者。是則全仗

宸衷堅定。內外臣工。同心共濟。始終不懈。庶幾可與慮始。可與樂成。而外患之來。不至茫無把握矣。

丁未。兩江總督李宗羲奏。本年正月間。日本住滬領事品川忠道。以該國匪首江藤新平。乘坐小輪船逃出長崎。有到中國上海之說。請派兵船助捕。當飭蘇松太道沈秉成。分派大輪兵船相助。旋經該國將匪首獲案。品川忠道函請撤防。並請將兵船一切開銷照繳。當由該道函覆。均歸中國開支。無庸繳還。經臣將此案前後辦理情形。咨明總理衙門在案。茲於十月十三日。復據該道稟送日本使臣柳原前光照會。並和刀一口。日本史一部。又照錄該國致送在事各官禮物清單一件。查同治十一年。因日本扣留秘魯國船。將被拐華民。悉交中國委員帶回。曾以中國土

物。致謝日本在事各官有案。現在該國以派船助捕一節。備物致送。事同一律。未便固卻。除將和刀日本史收存。備文照覆。並將該國致送在事各官禮物清單。及彼此來往公文。錄送總理衙門查照外。理合附片陳明。

硃批。知道了。

乙酉。署伊犁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竊自同治十年九月間。奉

旨西進。原擬先復伊犁。整頓各務。不意自俄國色爾賀鄂普勒與俄官會議後。該夷漸生異志。不但有久假不歸之志。且欺陵強暴之事。層見疊出。竊察其情形。非大兵前來鎮撫。斷

難向其催討伊犁。嗣聞該俄有封晶河住兵之信。是以先

今我兵駐紮庫爾喀喇烏蘇。東扼賊逆。西拒俄人。為先發

制人之計。其時前敵官兵。僅有吉林馬隊數百名。實不足

以壯聲勢。若再由內地添調大兵。萬里迢迢。鞭長莫及。當

飭帶兵大臣等。就該處現有人民。招募團練。以顧眉急。奈

自新疆變亂以來。民戶凋零。招練又屬無多。伊犁雖有各

營官兵。均在俄人掌握。明為徵調。又慮該俄從中橫阻。當

差人暗赴伊犁。令各營官兵乘便來投。以圖集少成多。迄

今三年之久。庫爾喀喇烏蘇。始招募綠營蒙古五百餘名。

前因烏嚕木齊瑪納斯等處回逆。句結關內竄匪。屢犯西

湖。軍營兵力單薄。防勦維艱。除催烏城所撥察哈爾官兵

迅速到塔。並續招戶勇二百五十名外。疊經奏請

飭催景廉。金順。分撥勁旅。徑赴西湖。以資助勦。該都統慶以防務

喫緊。不能撥兵為辭。勢不得已設法變通。奏調駐紮科城

之察哈爾馬隊五百名。現已到齊。均飭赴前敵。合兵防勦。

查前敵現有官兵。為數雖及兩千。其中新招之兵。皆顛沛

流離。技藝生疏。一時尚難成勁旅。儻關內大兵齊集。古城

賊逆。不敢向東抗拒。勢必合股西竄。西湖兵力。尚嫌未厚。

誠如

聖諭。亟宜就地籌畫。設法自強。惟思俄人強暴日甚。前將晶河糧

員吉利圖等勒倫赴伊○並將前敵拏獲逃兵之官兵○不問來由○亦拏送伊犂各情○曾經奏明○並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案○前派筆帖式瑞福駐紮大河沿○撫輯察哈爾官兵○藉可探伊犂信息○復奏請整頓伊犂營制○原冀豫遏俄人亂萌○康經飭伊犂各營○造報戶口清冊○該察哈爾已將冊藉送交筆帖式瑞福轉遞○不料其中有不肖之徒○附和俄人○告知備細○該俄遂將瑞福及戶口清冊一併拏赴伊犂○復該筆帖式瑞福乘機來塔○面稱該俄不准在大河沿居住等情○茲現又派人暗赴伊犂○查詢該俄近日人生何事○將來營制能否安置○尚難逆料○伏思俄夷種種無禮○

遇事皆百計阻撓。察哈爾人衆。現又良莠不齊。設遂往假調官兵。恐該俄藉端尋釁。事反棘手。此察哈爾官兵未易遠調之實情也。至伊犂之錫伯厄魯特更近俄人。可想而知。大河沿戶民雖有數百。惟在晶河迤西。俄人恆在晶河中道盤詰。勢難經行。投營駐紮庫爾喀喇烏蘇南山之土爾扈特。自遭賊亂。紛紛遠避山谷。未經戰陣。究屬膽氣不壯。現前敵已招數十名。未使多招。徒糜帑項。現在邊務喫緊。賊氛日熾。仰蒙

聖明指示機宜。遠道望援。緩不濟急。就近設法。度足自强。雖俄人多方作梗。祗惟有勉强設法妥爲籌辦。密傳各處兵民。陸

續改裝前來。隨時訓練。銖積寸累。期為自強之計。萬不敢
徒望速援。致廢事機。
硃批。該衙門知道。
庚戌。福建巡撫王凱泰奏。竊臣於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三
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九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海防亟宜切籌等因。欽此。竊念海防
固最重水師。而水師宜變通舊制。各省水師類船。人人知
其不能禦敵。若不及時改議。無論如何整頓。止可為捕盜
之用。不足為禦侮之資。查奉天至廣東洋面。東長七千餘
里。亟應聯為一氣。聲息相通。擬分海洋為三路。以奉吞直

隸山者為北洋。而分關於大沽。以江蘇浙江為中洋。而分關於吳淞。以福建廣東為南洋。而分關於臺灣。各設總統一員。作為海防大臣。沿海水師官兵。就近統歸節制。每洋設鐵甲輪船二隻。大號兵輪船四隻。中號兵輪船六隻。小號兵輪船四隻。統共輪船四十八隻。大船配兵至多五百人。其餘以次遞減。由總統督率訓練。外海師船。皆可裁汰。應需各項輪船。初則購買未能齊備。繼則制造逐漸加增。總期事在必成。用有實濟。或慮水師額兵。驟行裁撤。恐滋事端。不知有轉移之法。老弱者先汰。革故者不補。其精壯歸入輪船練習。二三年間。舊制即可變更。國無虛糜。全

裁也。或又慮輪船經費太鉅。不知數十號師船。不如一輪船之用。費省而無用。與費鉅而有用。孰得孰失。不待智者而可決。且裁減師船糜費。供給輪船。更化無用為有用矣。或又疑三洋各有疆臣。何必又設總統。不知疆臣均有應辦地方及通商事宜。且各營須分設局廠。講求製造。事極重大。又極繁瑣。非各疆臣所能兼顧。即如閩省造船。沈葆楨身任其事。方有成效。此總統之所以議設也。至陸路練兵。臣上年曾條奏化兵為勇一法。兵宜聚而不宜散。宜精而不宜多。擬仿楚軍之制。以五百人為一營。沿海提鎮各標。以副兵之多少。酌定練營若干。分口扼紮。以為經久

之計。練營章程。應由各省因地制宜。總不外裁兵加餉之
法。臣所擬練兵者如此。三洋營制。如何
俞旨允行。擬每洋設製造局。局分二廠。一廠造輪船。以通算學。
熟洋圖識沙綫者分理之。一廠造槍礮及一切軍火器械。
以嫺機器。諳兵法。具膽略者分理之。三洋中有已經開辦
者。即酌量擴充。有未經開辦者。必籌議創始。船以鐵甲為
最要。請先購其略小者。詳細體察。如何方為合用。然後精
求製造。聞外國造大鐵甲已成。竟有不能下水者。又須析
散而後下。中國內洋淺水甚多。不可不慎之於始。槍礮造
尚洋式。臣竊以為中國綫槍。較勝前膛洋槍。洋槍止能放

至五六百步。線槍遠及七八百步。洋槍止能裝鉛子一二枚。線槍裝至四五十枚。即遲速亦不同。前膛洋槍。每開火三次。線槍已可開火五次。臣詳加比較。確有可憑。廣東東莞之製。尤為精良。含線槍而不用。轉以重價購洋槍。似非計之得者。擬請各營參用線槍。以資得力。洋槍花樣。愈出愈新。如格林克虜伯等名。無奇不有。自須先為購辦。再仿製造。尤必覓機巧工匠。能出新樣。別有製勝之法。方得先著。礮臺工程。更不可緩。沿海舊式礮臺。近皆無用。宜擇扼要之區。加意修築。臣所擬簡器者如此。而造船即在其中。以上創立洋營。設局製造。初辦之需。經久之費。若不豫籌。

餉從何出。臣竊以爲今日之洋稅。自周官理財以來。未之載也。以洋稅辦洋務。名實相符。總理衙門議提四成洋稅。以備不虞之用。如現在籌辦海防。所謂不虞者孰重於此。擬請議定辦法。即約計初辦之需若干。先提應用。經久之費若干。每年勻撥。舍此以外。似無鉅款可籌。至開源節流之計。惟有實力講求。如開礦開山等議。俟辦有成效。方可以供支應。各省釐捐。除解京餉外。以西征協餉爲最鉅。關外軍務未靖。勢不能不籌解濟。俟西陲底定。再辦海防。即釐捐議停。酌留鹽茶大宗。以爲不竭之源。歲入自有常款。目前固未能也。總之有治法者尤貴有治人。得人而後可

以持久。定三洋之營制。自不蹙於半途。設總統之專員。乃不惑於異議。局廠皆齊。船械既備。事歸有濟。餉不虛糜。人人咸思振奮。事事力捨因循。目前之務在此。久遠之圖亦在此。自強之道其庶乎。

王凱泰又奏。籌辦海防。非鎮定堅忍。終於游移。而聞洋人議論。謂中國人無定見。又無恆心。此弊誠所不免。今議用人。必其人先無此弊而後可。查前江蘇撫臣丁日昌。究心洋務。及製造事宜。歷年已久。堅苦任事。百折不回。其整頓地方。不遺餘力。亦不留人餘地。傑房則怨之謗之。而士民則感之思之。臣前在蘇營共事。知之最深。近年函商時事。

意見尤為相同。又前江西撫臣沈葆楨綜理船政。實力講求。其籠絡洋員。駕馭洋匠。獨具苦心。臣自到閩以來。共事數年。深服其志堅氣銳。忠勇過人。以上二員。皆係封疆大吏。非臣所敢擅保。因議洋防用人。不能不舉所知。又長江水師提臣李成謀。前在福建任內。臣深悉其人。胸有定見。習氣不移。臺灣開山之議。臣與李成謀往復籌商。委員履勘。雖未及奏辦。臣實引為同志。此武員毅然任事者。又江西候補道黎兆棠。有幹濟才。膽略足以副之。辦理洋務。操縱尤為合宜。江蘇候補道馮焌光。講求製造。刻意專精。在滬局多年。閱歷既深。洋情尤熟。該二員皆可備分辦洋防

之選。臣謹片密陳。

王凱泰又奏。竊臣欽奉

諭旨。飭令籌議海防緊要事宜。於各條之外。別有要計。一併奏陳。

仰見

聖懷沖挹。葑菲不遺。欽佩私忱。莫可言喻。臣備員海嶠。凡遇中外

交涉之件。遇事諮詢。留心體察。謹就管窺所及。約舉四條。

敬為

皇上詳陳之。

一遣使外洋。夫通商各國。於都城設公使。於行省設領事。

無非欲聯中國之處。而知中國之情。乃有來而無往。猶面

牆而思快覩掄耳而欲速聞也。況彼曾請中國一體設官。又何必不從其請也。卽分遣之舉。初不過英法俄美德及日本數國。再他國尚可緩行。擬請每國

飭派正副二員。不拘內外臣工。擇精力強固有智謀膽略者任之。假以崇銜。予以厚祿。駐紮彼國。責任者不開本缺。兩年一換。專理和好事宜。各國如何情形。隨時馳報。庶幾耳目較靈。不致中外隔閡。如蒙

俞允。應需遣官經費。請

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酌定。在於各關庫提支。准予作正開銷。

一調護華商。華人之在外洋者。聞暹羅約有二三十萬人。

呂宋約有二三萬人○新加坡約有十數萬人○檳榔嶼約有八九萬人○新老金山約有二三十萬人○長崎亦不下萬餘人○此係統經商傭工並計之○若於遣使之外○更選才幹官員○分往各處○如彼國之領事○妥為經理○其重大事情○仍由使臣裁辦○凡經商貿易○皆官為之扶持調護○商之害官為釐剔○商之利官不與聞○則中外出洋之人○孰不願為中國用○其有奇技異能者○送回中國○優給薪資○酌予獎勵○行見海外華人○争思自奮○況中國殷商○知外洋有官護持○絲茶大賈○皆可廣為招徠○自行運銷○不受洋人抑勒○是又暗收利權也○洋人之在中國者○福州一口○每月查報自領事以

及教士商合男女統計不過百餘名口。即上海香港匯聚之所。或以千計。以萬計。終不敵華人在洋之數。果能官為聯絡。中國多得一助。即外國多樹一敵。而中國之氣日振。外國之氣日弱矣。

一防維教務。天主教傳入中國。不能不按照條約。為之保護。無如莠民恃教為護符。作奸犯科。逋逃淵藪。教士多方徇庇。官吏敷衍含容。良民受屈。積不能伸。怨毒日滋。禍害愈烈。天津前事可鑒也。論者謂地方官不能撫循百姓。百姓藉教以保身家。非民無良。乃官驅之。第小民稍有人心。從不為彼所惑。入其中者。必先有藐法格官之意。而後動

於悉。此風斷不可長。臣愚以為教士雖外國人。教民則中國百姓也。以中國所轄之民。准彼傳教。固已曲全和誼。必不可以自主之權。由彼擅握。致使大拂民情。應令已入教之人。開列姓名。報官存案。其續入者。稟由地方官查無過犯。方准照約保護。儻係現在案犯。及先無報案者。概不准作教民論。教士不得過問。或亦補偏救弊之一法。可否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商住京公使。議覆施行。伏乞

聖裁。

一廣儲人才。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過有事而用非其長。與先事而養之有素。其得失較然矣。夫設科取士。

自有常經。而救時需才。不拘成格。是必別有陶鎔之方。寬
予登庸之路。俾人人知所趨向。鼓舞振興。而後習文事者
不專攻於詞章書法。肄武備者不徒求諸弓矢刀石也。可
否請
旨飭下各省督撫臣特設一儲才館。凡有雄材大略。奇技異能。曉
暢天文。熟諳地理者。由各府州縣申送處之館中。隨時驗
試。如果名實相符。據實奏保。破格錄用。即有一技可取。或
膂力過人。或製造得法。或通外國語言文字。亦可咨送各
局廠。各海關。練習兵機稅務。庶儲備多而用才不竭矣。
王凱泰又奏。日本自通中國以來。唐宋貢使不絕。元始梗

化。明則寇患東南。殘無虛歲。惟我
朝聲教遠訖。帖然懷畏者二百餘年。該國政令。向操之將軍。
專恃中國銅商貿易。以擅利權。自通泰西各國。將軍不能
主其權。利為西人所奪。乃復改變舊章。一從西人。又重利
盤剝之。貧困幾不能支。於是鋌而走險。興兵擾臺。論者謂
其內亂將作。終必敗亡。臣竊以為日本若亡。固不足惜。而
西人以日本為外府。蓄謀已深。該國莫然罔覺。始則受其
愚弄。繼則為其挾制。一旦兼并。倘近肘腋。其患更何可勝
言。臣擬遣使兼及日本。以使臣駐紮彼國。誠信相孚。既聯
絡之。又諷諭之。俾早知感悟。勉力圖存。則猶為東洋屏蔽

也。

湖南巡撫王文韶奏。竊臣於十月初九日。准兵部火票遞到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海防亟宜切籌。將緊要應辦事宜。撮敘數條。請飭詳議一摺等因。欽此。竊惟中國之有外患。歷代皆然。而外洋之為中國患如此其烈。實為亙古所未有。變既出於創見。議論遂無所適從。約而言之。厥有數端。或謂洋礮之利。日出日精。中國彷而行之。勢必不及。現在和局已成。與其別起嫌疑。重開邊釁。不若相安無事。姑事羈縻。此苟且而不知振作者也。其說固不足論。或謂中外之分。從

古以來。剿撫不易。洋人以勢力勝。中國以禮義勝。遇萬不得已之事。而輒以清議持之。當萬難措手之時。而動以常理繩之。此迂拘而不通時變者也。其說又不必論。或謂庚申之役。神人共憤。往者內寇未平。未遑攘外。現在各省軍務。次第肅清。大舉之機。宜在今日。以鹵莽滅裂之見。作直捷痛快之談。此又謀不素定。計不萬全。而直欲為孤注之一擲也。其說亦姑勿具論。夫天下至難至變可駭可愕之事。要不過準理勢。憑智力以應之。無所為懼。亦無所為奇也。易苟且而為振作。易迂拘而為變通。易鹵莽滅裂而為實備精求。思慮極則鬼神來告。精誠至則金石為開。非常

之原。以其在我而已。茲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所陳六事。皆所謂求其在我也。謹按條議覆。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以備採擇。抑臣更有請者。天下事有本有末。而本之中又有本焉。就六事而言。練兵簡器造船籌餉其末也。用人持久其本也。至其大本。則尤在我

皇上之一心。自古帝王平大難建大業者。皆由上下同心。明良交儆。淬精勵志。共濟艱難。漢臣馮異對光武之言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光武以之卒成東漢之業。庚申之變。豈止河北哉。臣願

皇上念投艱遺大之在躬。以雪恥復仇為繼志。清心寡欲。節用謹

身。將之以至誠。持之以定力。嚴察左右近習。以端視聽而正紀綱。愼選公卿督撫。以飭吏治而固元氣。大本既立。天心應之。亦復何難弗濟。何為弗成。所謂戰勝朝廷者。其在此矣。

條議事宜

一遵議練兵一條。今之統兵者。不言用兵。但言募勇。其實兵與勇同一人耳。何以兵無用而勇有用。無他。兵之餉薄不足以養其人也。此次練兵。宜先練現有之兵。而不必多增新募之勇。海疆軍務。非海疆之人不能為將。亦非海疆之人。不能為兵。從前如施琅黃梧李長庚王得祿等皆以

沿海之人。為水師名將。其明效也。定制海疆兵力本厚。無如綠營習氣太深。而水師尤為疲玩。擬請將各海口額設水師。大加裁汰。大加挑選。分以三等。其中有熟悉各處海洋情形。及一切風雲沙綫者為一等。慣於操駕。善於槍礮。熟習泅没者為二等。在船如履平地。運用器械。跳躍靈便者為三等。額設之兵。不能入此三等者。全行裁退。另募補之。雖各處械鬬强民。硝鹽私販。以及漁艇蛋戶。苟能合式悉與收錄。此其人驍勇精悍。敢於有為。棄之則為亂民。用之則為死士。誠能善於駕馭。海疆可立增無數之精兵。天下可隱消無窮之禍患。仍倣照湘淮各軍營制。以參遊都

守千把外委等官。定為統帶營哨什長名目。若汰額兵之半。以兩兵之餉。倍給一兵。則實得一兵之用。較之虛糜坐費。其得失不可同日語矣。至長江水師。一提四鎮。額兵至一萬餘名。現今腹地安靜。海防為要。擬請抽調一半。移駐江海交匯之地。實力訓練。扼要設防。各師既無廢弛之虞。而海疆亦得聲援之助。兵不至虛設。餉不必另籌。臣所謂先練現有之兵者此也。

一遵議簡器一條。洋人以火攻制勝。所造機器。爭奇鬭捷。自出不窮。中國造輪船。而彼又有鐵甲船。中國造洋槍。而彼又有後膛槍。創造愈奇。摹仿無盡。論者咸於望洋而歎

矣○然臣以爲中國智慧無所不有○歷算則日月薄蝕○閏餘
消息○不爽分秒○儀器則鐘表晷刻○不亞西製○羅鍼壺漏○創
自中土而後西行○飛石砮箭○自昔流傳○人才非不足用也○
甘肅之石油○四川之井油○配入火藥○得水愈熾○硝提數次
而煙白○鐵經百煉而鋼柔○洋人長技○亦不過此○物材非不
足用也○而卒之不如洋人者○洋人則不惜工料○不極其精
不止○中國則淺嘗輒止○不能專心一志故也○今以整頓海
防○廣徵利器○急就之法○不能不出於購買○不足恃也○仍惟
有講求製造而已○中國各處所設機器局○臣未經親見○不
敢意揣○然謂藝事之末○中國必讓能於洋人○臣竊不以爲

信也○又西洋槍礮所以甲於中外者○非徒恃器之精良也○蓋由平日操演○設立標準○以儀器測其遠近○隨在命中○不差分寸○是以所向無前○軍興以來○中國各營設立洋槍隊○專習洋槍洋礮○但知操演○不言準的○此所謂遺神而取貌者也○制勝者器○而用器者人○此亦簡器者之所宜急講者乎○

一遵議造船一條○防海之要○以守為體○以戰為用○守之所恃者○重在礮臺○戰之所恃者○重在輪船○二者相輔而行○缺一不可○除鐵甲船一項○現在如何購買○如何製造○何處宜於駐泊○應由沿海各督撫臣詳細指陳外○惟查原奏內稱

自各國有輪船。而中國舊式戰艦。萬難抵禦。誠哉是言。卽
如江南等處所造廣艇船。笨滯不靈。不能駛逆風浪。而造
船之費。亦復不少。其他各海口各師船隻。大率類此。以有
用之經費。置之無用。亦殊覺其非計。臣愚擬請將各項舊
式戰船。一概停造。卽以此款改造輪船。配以新練水師。擇
熟習海道之將領為統帶。認真操練。分巡直東江浙閩廣
各海口。終年來往。無事則以捕盜。有事則為游兵。遇警卽
發。不得空言駐守。庶幾兵將與海相習。而輪船均歸實用。
將來製造愈多。聲威漸壯。弭患無形。端由於此。或謂欲推
廣輪船。莫如准商民自行製造。聽其營運。行之既久。中國

造船之工匠日多一日。駕船之水手日精一日。習以為常。行所無事。將見盡西人之長技而有之。裨益大計。實非淺鮮。是亦因勢利導之一說也。

一遵議籌餉一條。以上練兵簡器造船諸務。非餉不行。開辦之費。已屬不貲。永遠之需。又須據計。原奏所陳。實為思深慮遠。臣愚擬請裁改沿海水師。並抽調長江水師者。意欲就餉用兵。化無用為有用也。然即就餉用兵。而所需尚鉅。仍不能不悉力通籌。以期有濟。就臣所見。約擬數端。一承平省防勇。宜酌裁也。一直省減成養廉。宜專提也。一各處鹽務。宜力加整頓也。裁防勇為可節之餉。提養廉為已

扣之餉。其理易明。無煩贅述。惟鹽務一項。他省不能盡知。即以兩淮論。則商人獲利太厚。原定章程。不無應行變通之處。蓋淮商既改引為票矣。所謂票者。盡人可以認運。非如引商之確有主名也。今則名為票鹽。而實與引地無異。一經認定。即同世業。從前領票之始。不費分文。而現在每票一張。民間轉相售賣。可值價銀四五千兩。即租運一年。亦值租銀千餘兩。一票者五百引也。究其所由。則以曾捐清水潭工費。而此票遂一成而不可易。捐工費若干。則每票銀四百兩耳。以四百兩之捐。據五百引之票。而論價則所值幾四五千兩。論租亦千餘兩。其為獲利。奚啻十倍。臣

以為昔則引商准其子孫世守為業。今則票商當以一年以運為斷。若仍照原定掣簽之例。每年每票做銀千兩。統兩淮全綱計之。亦未始非鉅款也。唐代供軍。取諸榷鹽者大半。大利所在。蓋有由來矣。大約籌餉之要。總以崇節儉袪耗蠹為先。而尤以不病民為上。微臣所擬。豈必盡善。然於病民之政。則斷不敢議及。民者國之本。財者人之心。後有言利者。顧

朝廷以此權衡焉。

一遵議用人一條。天下事不得其人。雖易亦廢。苟得其人。雖難亦舉。此不易之勢也。往時中外恬熙。大小臣工。類皆

從容坐理。未歷事變。猝有不虞。無以應之。今則用兵且二十年。閱歷既多。智勇通練。其間才有大小。量有淺深。亦在
皇上之知人善任而已。抑臣更有說焉。國家得濟時碩彥易。得咸望重臣難。文彥博平章軍國。六日一朝。而契丹歎為天下異人。此居中坐鎮之不可無人也。郭子儀出屯涇陽。數騎傳呼。而回紇驚為令公果在此。壽還馭遠之不可無人也。
皇上整飭海防。先於中外大臣中。專任一二人。寬其尋常職任。俾其精神才力。悉萃於此。而又集思廣益。合羣策羣力以圖之。安見今必異於古所云也。推而言之。用人之道。上以實求。則下以實應。精粥得人。則封疆得人。封疆得人。則州縣

得人。州縣得人。則民生厚。民信立。民心愈固。民氣愈壯。外洋之人。具有知識。必且守其約而不忍敗。尚何敢輕舉妄動。他有覬覦也哉。

一道議持久一條。天下事惟慎於其始。而後能為繼則可久。目前練兵簡器造船諸大端。固人人知為自強之要矣。然而侈言武備。徒事具文。糜費有餘。濟用不足。猶治病然。醫方雖具。而藥物則假。此事之可慮而不能持久者也。果使兵皆銳勁。器盡精良。戰守之資。有恃無恐。以言自強可謂強矣。而或竭公家之財賦。逾時而大費支持。朘海內之脂膏。未幾而隱成耗斂。有形之患未至。而無形之患已深。

事變之來。豈必在遠。亦猶治病然。外邪雖祛。而正氣已竭。此又事之大可慮而不能持久者也。大抵往日用兵。但就一處而言。此次海防。則須統天下財力而言。往日用兵。但就一時而言。此次海防。則須統永遠財力而言。量入為出。治國常經。治軍尤甚。臣愚以為開辦之初。先宜將此項海防經費。通盤計畫。何省可以撥用若干。何項可以籌備若干。務在覈定確數。然後就我力之所及。以練兵簡器造船。始事規模。不宜過寬。但期我力有餘。自可隨時恢擴。如是而內外一心。實事求是。堅苦貞定。卓立不撓。夫而後可以持久。夫而後可謂自強。天下事之關時變計。或半途中止

者。豈皆惑於異議哉。亦由始之不換。而後難爲繼也。此六事中所宜以持久爲歸宿者也。

王文韶又奏。海防之說。水師在所必需。凡鐵甲輪船及他機器軍火各國宜取彼所長。補我所短。第縱橫海上。彼所恃以乘我者在此。我所恃以禦彼者不盡在此。且沿海無關得失之地。非彼此所必爭。若各省競言海防。專恃此爲備敵之計。而全力盡注於此。一戰而勝。固可暫清洋面。儻有不利。則數載經營。悉歸無用。而勢力已殫。他無可恃。竭天下之財力精神。以決成敗於俄頃之際。其機可謂至危。一時蹉跌。勢難再振。而此議不可終持矣。臣愚以爲持久爲

全之謀。水師固不可廢。而所重尤在陸防。防亦不必偏設。而所重專在扼要。竊謂宜擇形勢。拱衛如天津山海關。衛要如閩廣江浙。可相犄角之區若干處。簡任知兵將帥。駐以重兵。嚴為戰守之具。以備兼顧策應。而水師不必迎戰。但令游弋海上。伺其來攻陸防。即從後襲其輪船。以分兵勢。即彼由別道登岸。舍其駕駛之技。已不能盡用所長。而懸軍深入。師無後援。所在皆為絕地。我師先據形便。局勢已固。前邀後襲。驅策自如。民情蓄憤久深。平時團結有力。皆可使人自為戰。因地為兵。有增無減。再以精兵截其歸路。以水師襲其輪船。勝負之數決矣。彼覘我陸防有備。又

懼我水師之乘其後。必不敢輕於登岸。若徒徘徊海洋而不得一戰。縱船堅礮利。馭駛如神。亦奚為也。我誠審決大計。布置已定。自能立於不敗之地。彼知我不可犯。且恐兵端一開。而口岸貨財營運。皆為烏有。則控制由我。而萬全持久之計得矣。

王文韶又奏。江海兩防。亟宜籌備。當務之急。誠無逾此。然臣愚所慮及。竊謂海疆之患。不能無因而至。其所視成敗以為動靜者。則西陲軍務也。何以言之。西洋各國。俄為大。去中國又最近。庚申以來。其於英法美諸國。一似相與於無相與者。而其狡焉思逞之心。則固別有深謀積慮。更非

英法美諸國可比也。比年以來。新疆之事。邸鈔所不盡宣。人言亦不足信。然微聞俄人據我伊犁。殆有久假不歸之勢。履霜堅冰。其幾已見。今雖關內肅清。大軍出塞。而艱於餽運。深入為難。我師遲一步。則俄人進一步。我師遲一日。則俄人進一日。事機之急。莫此為甚。彼英法美諸國。固乘機而動者。萬一俄患日滋。則海疆之變。相偪而來。備禦之方。顧此失彼。中外大局。將有不堪設想者矣。臣愚以為目前之計。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不在兵多。但期餉給。責成左宗棠。景廉等。悉力經營。冀有成效可觀。但使俄人不能逞志於西北。則各國必不致構釁於東南。此事勢之可指

而易見者。非謂海防可緩。正以亟於海防。而深恐西事日棘。將欲其居久堅持。而力有所不逮。勢有所不及也。伏候

聖明採擇施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九十九